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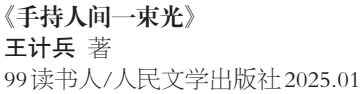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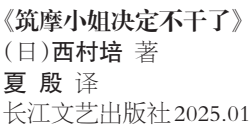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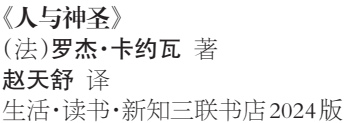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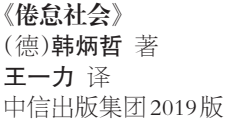
节日,一场关于意义的创造

2024年再版的《艾丽丝想家》一书中,“全英国最聪明的女人”、英国20世纪著名小说家兼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把文学看作是“每个人都会自发沉迷其中的事”,在她看来,“文学更接近于千变万化的游戏,把原先看似枯燥或不连贯的经验变成有趣的形式”,而人类创造文学艺术的深层动机,即是“渴望战胜世界的无定形,在本来看似毫无意义的瓦砾中构建出各种形式,让自己快活起来”。这大约也正是王计兵写诗时收获的那颗糖。

当春节假期的气氛逐渐淡去,人们重新投入新的建设与创造,有关意义的思考与实践话题似乎才刚刚开始。

卡罗尔认为,在节日中各种挥霍、消耗、肆意反禁忌,都是为了让世界秩序象征性的崩塌、陷入混沌状态,再通过重生回到原初性的创造和活力。而闪耀着神圣之光的节日,也因此印证着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预言:在机械复制时代,灵光的消逝催生出新的神圣生产模式。在这个时间被算法殖民的时代,人类用节日构筑起对抗时间洪流的堡垒,让漂泊的灵魂得以在循环往复的庆典中寻获意义的支点。

格尔茨认为,正是在这种对于社会生活的勤奋打磨中,“存在一个我们不会料到将存在于那里的特别调子,一种展现风格的微妙之物。既是微妙之物,又展现风格,它就很难被传达给没有亲自体验过它的人”,因此形成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节日作为一种文化的放大器,实则就是人类自己编织的一种意义之网,人们在这一“节日共同体”中寻求“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神圣时间”,并在这一时空中告别平凡庸常,进入“一种提升的、情感强烈的生命体验”。

时至今日,节日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嬗变。曾经古代节庆时分普天同庆的盛景似乎已经很难被日常单调生活灰暗的背景板衬托出来了。“一个共同体能够在循环往复的时间里恣意地享受生命,而一个缺乏共同体、缺乏奢侈

他警醒人们：由于工作、效率和生产变得绝对化，我们正在失去一切节日和神圣时刻。工作时间变得极端化，它破坏了一切节日和庆典。同时，电子化的交往也是一种没有共同体的交往，网络社交媒体加速了共同体的瓦解。“如今盛行的高效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提高或降低工作速度不能解决我们当下的时代危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一种新的叙事，由此产生一个新时代、一种新的生命状态，把我们从飞转的停滞状态中解救出来。”

让我们重新回到节日被创造之初的意义，柏拉图的对话录《法律篇》里有云：“人应当在最美妙的游戏中度过一生”，这“游戏”中包括就餐、歌唱、跳舞。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生命的本质、人生的意义似乎都无关乎劳作，而是某种精神领域的神圣渴求。亚里士多德也提到，自由人是那些无须顾虑生存、摆脱了其束缚的人。在他面前有三种自由的生命形式可供选择：第一种生命用于享受美的事物，第二种用于为城邦施行善举，最后一种是沉思的生命，这三种生命“通过探索那永不消逝者，而停留在永恒的美的领域”，他们区别于那些仅仅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命形式。汉娜·阿伦特认为，上述三种自由的生命形式拥有一个共性，即：和他们相伴的事物都不是必需之物，并非为了满足某些特定的目的而存在。

我们是否也能够在工作 and 游戏之间的某处,创造属于自己的一份自由?最近出版的一本绘本的主人公摩蒙·熊,展示了同样的对抗能力。她化身为运送蒲公英英毛的人,通知下雨的人,缝补落叶的人,用雪的结晶制作宝石的人、用云朵纺织的人、驾驶疯狂火车的人、用云霞制作面包的人……这些疯狂的梦想劳作,打破了日复一日重复工作的轨迹,如同节日给予我们的意义与希望。在节日的烟火渐渐散去的当下,它也在提示我们,又一轮新的有关生命意义的创造和解读已经开启。自我的价值与生命的乐趣全都由自己定义。做自己喜欢的事,并全情投入其中,生活便拥有了色彩斑斓的有如节日般的意义。

